

翁同龢藏书三种概述

黄国光

翁同龢(1830—1904)字声甫,号叔平,别署均斋、瓶居士、瓶生,晚号松禅、松禅居士、瓶庐居士等,别号天放闲人。清末名臣。《清史列传》卷63有传。富藏书;诗文简炼凝重;书法纵横跌宕,力透纸背,有颜真卿风骨。遗著有《瓶庐诗稿》、《瓶庐文抄》、《翁文恭公日记》等。

下文将分别介绍其藏书:《楞严经》、《老学庵笔记》和《陶渊明集》。

一、元写本《楞严经》

《楞严经》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共十卷(十册),唐释般刺密谛、弥伽释迦译,元释世殊银粉写本〔卷七至十配清周慰曾、杨昌珠、周作谔、许惠身写本〕。是书有元释清珙、清释祖观、清胡澄题跋,清翁同龢题跋、题记、题诗。

般刺密谛、弥伽释迦为唐代天竺与乌长国释。世殊,元至正年间吴江(今属江苏)永兴忏院比丘。清珙字石屋,常熟人,生于宋咸淳间,出家后得天目高峰与及庵指授,卓锡霞雾山,名曰:天湖禅。后为浙江嘉兴福原寺方丈。著有《语录》一卷、《山居诗》二卷。元至正十二年(1352)卒,年八十一。周慰曾、杨昌珠、周作谔、许惠身、胡澄均为清代佛门忠实信徒。祖观号觉阿,清道光间吴中诗僧,居

五百梅花树庵。

是经匡高23cm,半叶宽10cm。五行,行十七字,楷书,四周单边,经折装。

封面正中划有一书签,签内自上而下书“大佛顶如来万行首楞严经卷一”(篆书)。每卷签下均绘有“双龙戏珠”、莲花、祥云等图。卷一至卷六封面签下书“元僧世殊手录”、“嘉定胡澄珍藏”,卷七至卷十封面签下书“乔松年敬补录”、“徐水乔氏珍藏”。

纵观是《经》,书首元释清珙、清释祖观、清胡澄题跋,尤其是卷中翁同龢题跋、题记、题诗及落款,对于研究此经价值;研究翁同龢思想与书法;了解该经递藏梗概等,均有重要学术价值。故按是《经》卷次先后,将其一一录下:

书首,绘有《佛讲经图》,图后即元释清珙题跋、清翁同龢题记、清胡澄、清释祖观题跋。

元释清珙题跋:“吴江永兴忏院比丘世殊,背诵《楞严》《圆觉》《维摩》《起信论》,日为常课,忆持无失。复染楮磨银,手书四经,工毕、捧至山庵,得获顶戴。因谓之曰:一切众生,于无量劫中,经题名字,不可得闻,何况受持读诵书写供养。今上人曾于过去洹沙劫中,承事诸佛,种诸善根,乃能如是受持读诵书写供养,岂小小因缘者哉。于是欢喜无量,合掌说偈云:大觉世尊,大悲大愿。首为阿难,敷演秘典。七处征心,八还辨见。说诸阴魔,皆由妄现。正念坚凝,魔不得便。比丘世殊,写斯经卷,照目耀心,白光灿灿。诸天龙神,散华赞叹,令持经人,心不退转。

至正十年九月十五日霞雾山居比丘清珙,焚香拜书。”(银粉、楷书)

清翁同龢题记:“此吾虞石屋禅师手迹,后五百三十五年,虞山翁同龢得于京师,将以藏于邑之古刹。”(黄色、隶书)

清胡澄题跋:“元比丘世殊银书《首楞严经》六卷,峻削超旷,得晋、唐诸贤神力,而不抱守于其则者。世公法行莫可考,读石屋上人

跋语，知亦勇于行道者。石公法名清珙，常熟人。生于宋咸淳间。居霞雾山卓龕，后为嘉兴福原寺方丈。著有《语录》一卷、《山居诗》二卷传世，而法书则远不逮世公焉。沙门固不以文艺名，世公书是经之心，亦詎欲以区区法书传后世哉。乃说偈曰：

稽首世公大比丘，手磨白金书《楞严》。唤醒众梦梦先觉，度人自度公乎兼。欢喜赞叹石屋师，法名清珙生同时。《语录》一卷了一切，闲著寒山拾得诗。

道光十一年岁次壬辰六月既望，佛弟子胡澄斋沐敬题。（金粉、楷书）

清释祖观题跋：“《楞严》一经，乃菩萨行门，诸佛心印，脱生死之津要，证圣位之阶梯。古德判在《法华》后，方等部所摄，人苟欲得最初方便，超出妙庄严路，舍此何由哉！昔智者大师，闻西竺有此《经》，朝夕西向作礼，愿早至此土，然竟不得见。今之人得受持读诵，当如何欣幸耶。世公银书，笔意高妙，一划一点，无不从《楞严》大定中自在流出。由其平时熟习此《经》，口能背诵，故笔端说法，种种殊妙，不异世尊在室罗伐城放面门光告阿难时也。世公事莫考，赖石屋禅师跋语，得知梗概。则高僧之湮没于深山穷谷中者，亦复何限。今之啖名者，观此可深长思矣。

菩萨比丘祖观敬志，时癸巳七月。（金粉、行书）

卷一，元释世殊首书宋释祖派撰《〈大佛顶如来万行首楞严经〉序》，次书《楞严经》卷一经文。卷一末，翁同龢题跋、题记、题诗，共有四处：

其一曰：“元僧世殊手写《楞严》六卷，石屋禅师跋尾，永镇名山。同龢。”（楷书、黄色）

其二曰：“曩在京师得唐僧晓方墓石及元僧世殊银字《楞严经》六卷，后有清珙题偈。清珙，吾邑人，世称石屋禅师者也。而晓方者，唐时名僧，亦吾虞人。余既得之，欲分置三峰、兴福两寺。先以写《经》寄赵次公，属送兴福，会兴福主僧化去，是《经》遂留次公家。比

余戊戌还山,谋诸次公,以为药龕长老,山中名宿,又吾两人之旧游也,盖以此《经》归之。而次公不幸遽卒,其嗣坡生奉以还余。乃于辛丑三月令辰,以《经》六册补书四册,都两函,致之三峰清凉禅寺药公丈室。与所藏元刻《首楞严经》并度一龕,庶几藉龙象之力,永镇山门耶。晓方石,余出京时未得携归,今屋已易主,又遭拳匪之变,闻毁失其半矣。

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己巳常熟松禅居士翁同龢记,时年七十有二。”(楷书、黑色)

其三曰:“复题小诗简:药龕和尚:司术阴魔世岂无,阿难底事谤文殊。黑风吹海祇林火,欲撼摩尼髻上珠。山僧笔势妙翩翩,定与吴兴证墨禅。洗尽经生纤仄态,永兴庵里缘蕉天(翁注:世殊与赵吴兴同时,而笔法极相类)。册尾留题字数行,清公尊宿重诸方(翁注:石屋住霞雾山三十年,跋此时年七十九矣)。宋元遗迹无人问(翁注:吾邑周神庙,宋牒今毁),我自矜夸佛放光。棠梨花落杜鹃啼,北墅凄凉日又西(翁注:忆次公)。手捧白藤还一笑,要公迎我过前溪。”(楷书、墨色)

其四曰:“册有祖观上人题字。祖观号觉阿,所住曰:五百梅花树庵。吴中诗僧也。道光辛丑余尝识之:觉阿真妙觉,绝口不谈禅。五百梅花树,忽忽六十年。”(楷书、墨色)

卷二末,翁同龢题记:“高鹤侪虽尝宦达,萧然一行脚也。此本缺四卷,经其募人写补,亦一段墨缘。乙酉秋,同龢记。”(楷书、黄色)

卷四末,翁同龢题记:“此唐人写经正轨,参以鸥波笔法,遂尔洒然。翁同龢记。”(楷书、黄色)

卷六末,翁同龢题识:“大清光绪十三年八月十五夜,翁同龢题识,以寄兴福寺莲航和尚,藏诸山中。”(楷书、黄色)

卷七为清暨阳周慰曾书。

卷八为清甘泉杨昌珠书。

卷九为清乌程周作镕书。

卷十为清同治三年仁和许惠身书。

《经》中钤有不少印记,如:“同龢私印”(白文、篆体)、“常熟翁同龢藏本”(朱文、篆体)、“翁同龢(白文、篆体)印(朱文、篆体)”“龢”(朱文、篆体)、“松禅居士”(白文、篆体)、“救虎阁主”(朱文、篆体)、“天放闲人”(朱文、篆体)等。是《经》1957年10月22日,由含晖捐赠给常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后常熟博物馆建立,此《经》由该馆珍藏。

二、明天启刻本《老学庵笔记》

《老学庵笔记》十卷(三册),宋陆游撰,明天启三年(1623)周应仪、王志坚刻本,清翁同龢批、注,曹大铁题跋。

是书匡高19.2cm,半叶宽13.7cm。四周单边。半叶九行,行二十字,楷体。白口、单鱼尾。书口上端镌:老学庵笔记;中间镌卷次;下端镌页码。竹纸、线装。

书首有当代国画家唐云于辛卯(1951年)绘《松禅午睡图》一幅。明天启王志坚《刻〈老学庵笔记〉序》一篇。

卷端首行刻:老学庵笔记卷第一,次行刻:宋山阴陆务观。

全书除卷三外,其他各卷中,留有不少翁同龢的批、注。现按卷次先后顺序,逐一将这些批、注辑录如下。

卷之一第三页前半叶第二行至第六行刻印内容简述:靖康二年,浙西路勤王兵,虽人数众多,却因行动迟缓,使东都之陷已累月。此叶第六行翁同龢朱笔楷书批:“号称勤王,沿路逗留,今往往如是。”

卷之二第七叶后半叶第五行至七行刻印内容简述:茄子一名落苏。今吴人正谓之落苏。第五至六行下地脚处,翁同龢朱笔楷书注:“吾乡语曰:‘落苏茄’。”

卷之二第十二叶后半叶第五行至八行刻印内容简述:北方人

皆称医者为衙推。第八行翁同龢朱笔楷书注：“今医者，北方曰：‘大夫’，南人曰：‘郎中’。”

卷之四第八叶后半叶第二行刻印内容简述：宋中司误以“驳”为“剥”。此叶第四行翁同龢墨笔楷书批：“近来史馆编书，以‘驳船’或作‘剥船’，总裁徐荫轩辩论数十次，可笑也。”

卷之五第五叶前半叶第五行至八行刻印内容简述：天下方乱，天涯见天子近臣已足自慰。第八行翁同龢朱笔楷书注：“天涯近臣似播弃黎老意。”

卷之五第十五叶前半叶第六行至后半叶第二行刻印内容简述：秦所作郑、白两渠，而今白渠斗门尚存，然多废不治。而郑渠岸又多摧圯填淤。第二行旁，翁同龢朱笔楷书注：“余在陕西时，白渠水不至三原，往往以符檄敦促浚。袁小午学士奏修二渠，壅泾水，使高以入渠口，而泾水剽悍，不受堤遏，渠卒不成。”

卷之六第九叶前半叶第六至九行刻印内容简述：予游大邑鹤鸣观，所谓张天师鹤鸣化也。第九叶前半叶地脚处，翁同龢朱笔楷书注：“‘化’即‘观’也。六朝道观多名‘治斋’。唐时避讳，改‘治’为‘化’耳。”

卷之六第十一叶后半叶第五至六行刻印内容简述：成都药市以玉局化为最盛。后半叶地脚处，翁同龢朱笔楷书注：“‘化’即‘观’也。”

卷之六第十四叶前半叶第四行至七行刻印内容简述：唐代称妓为“录事”，宋时称妓为“录事”或“酒纠”、“妓”。第七行内，翁同龢朱笔楷书注：“犹优伶称相公耶。”

卷之六第十四叶后半叶第七行至第十五叶前半叶第八行刻印内容简述：北宋、南宋六部中各部地位，待遇状况。第十五叶前半叶第八行翁同龢朱笔楷书批：“京官以吏户六部分配：富、贵、威、武、贫、贱，盖以礼为贫，工为贱也。此语水曹不乐闻欤，甚的切。”

卷之六第十六叶前半叶第五行至八行刻印内容简述：蔚蓝乃

隐语天名,非可以义理解。第八行翁同龢朱笔楷书注:“同治中黄济川揖,以一甲三品进士散馆,误以蔚蓝‘蓝’字作平声,遂以三等改主事。”

卷之七第一叶前半叶第三行至八行刻印内容简述:熙宁癸丑,华山阜头峰崩,近处晏然不闻,越四十里外,压死者几万人,坏田七八千顷。绍兴间,严州大水,寿昌县有一小山,随水漂至五里外。水退,四旁草木庐舍皆不坏,则此山殆空行而过也。第八行上,翁同龢朱笔楷书注:“同治中,甘肃有一小山,忽移于数里外,迤邐过水,行甚迟。上有草木、小寺,皆如故。许筠庵云。”

卷之七第一叶后半叶第一至三行刻印内容简述:曾子宣丞相家,男女及外甥手指皆少指端一节。第三行内,翁同龢朱笔楷书注:“嘉定徐颂阁协揆郎,左右手无名指与小指联合,其所生男女往往如是。”

卷之七第六叶前半叶第三行至六行刻印内容简述:置酒饮客礼节已变,而胡邦衡以旧礼节待客,被人笑。第六行上,翁同龢朱笔楷书注:“京朝官燕客,重燕窠。仆隶上食,至此主人捧食器,客亦起立逊谢。近无复此礼。”

卷之七第七叶前半叶第六行至后半叶第九行刻印内容简述:辽兴宗耶律宗真采纳了辽人刘六符的建议,胁迫宋朝增交岁币。辽大臣将岁币中的一部分,用于减少民赋,使辽占领的北宋地区,人心向辽。后半叶第八行上,翁同龢朱笔楷书批:“敌得我金,以备军实,今日已成惯技。”

卷之七第十五叶后半叶第八行至第十六叶前半叶第一行刻印内容简述:南丰曾氏享先,用节羹、醢鹅、鬲粥。建安陈氏享先,用肝串子、猪白割、血羹、肉汁。第十六叶前半叶第一行内,翁同龢朱笔楷书注:“福州陈氏族众万余,科第仕官甲闽中,其祀先,必用油煎糕。”

卷之八第四叶后半叶第三行至七行刻印内容简述:宋太宗时

宋太素尚书自翰苑谪鄜州行军司马，诗云：“官为军司马，身是谪仙人。”盖此音“司”字作入声读。第七行上，翁同龢朱笔楷书注：“似应作去声。”

卷之九第三叶前半叶第九行至后半叶第二行刻印内容简述：《周礼》蝓氏注云：“蝓，今御所食蛙也。”《汉书·霍光传》亦有“丞相擅减宗庙羔菟蛙。”第二行上，翁同龢朱笔楷书注：“蛙即今水鸡，俗呼田鸡。”

卷之九第七叶前半叶第四行至九行刻印内容记述了“宣医纳命，敕葬破家”之事。第九行上，翁同龢朱笔楷书批：“京师人有诗曰：‘医呈议方无主意，客来问疾总平安。’谓富贵人病，误于多医。又问疾者至门，其仆必云：‘今见愈也。’”

卷之十第一叶后半叶第九行至第二叶前半叶第六行刻印内容简述：“署”与“树”音不同，而今学士大夫乃不能辨。第六行内，翁同龢朱笔楷书注：“北音‘署’与‘树’实同。”

卷之十第二叶后半叶第九行至第三叶前半叶第九行刻印内容介绍明教概况。第三叶前半叶第九行上，翁同龢朱笔楷书批：“今闽中有斋匪，不知是明教否？”

卷之十第五叶前半叶第八行至后半叶第一行刻印：蔡攸初以淮康节领相印，徽宗赐曲宴，因语之曰：“相公公相子。”盖是时京为太师，号公相。攸即对曰：“人主主人翁。”其善为谐给如此。第五叶天头处，翁同龢朱笔注：“盟内多松，乾隆中纯庙自瀋阳回銮，每驻蹕，盖九月也。行宫联云：‘八十君王处二十八公道旁献寿，九重圣主年年重九节山上登高。’下联出彭文勤手。”

卷之十第八叶后半叶第六行至第九叶前半叶第四行刻印内容简述：据唐诗载，唐代不仅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响起钟声，它处也有此现象。京都街鼓今尚废，后生读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第九叶前半叶第四行翁同龢朱笔注：“余在京时，惟东单牌楼左近有街鼓。”

卷之十第十叶后半叶第七至八行刻印内容简述：今人谓娶妇为“索妇”，古语也。《三国志》有载。第八行上，翁同龢朱笔楷书注：“今谓‘讨亲’，‘讨’即‘索’也。”

卷之十第十二叶前半叶第三至四行刻印：钱勰字穆，范祖禹字淳，皆一字。交友以其难呼，故增“父”字，非其本也。第四行内，翁同龢朱笔楷书补：“今张香涛字曰：‘张季’，亦一字。”

卷末扉页上有曹大铁题跋。曹生于1917年，江苏常熟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

是书卷端钤有印记：“常熟翁同龢藏本”、“吴郡曹鼎”，书中还钤有“曹鼎”、“曹大铁图书记”等印记。

三、清初刻本《陶渊明集》

《陶渊明集》十卷(二册)，晋陶潜撰。清初李文韩刻本，有清翁同龢、俞鸿筹题记、徐兆玮题诗。

是书匡高9.9cm，半叶宽7.4cm。四周单边。半叶七行，行十五字，楷体。白口、单鱼尾。书口上镌书名、卷数、页码。连四纸、线装。

俞鸿筹(1908—1972)字运之，号啸琴。常熟人。早年擅诗文。著有《松禅老人逸事》、《唐律疏义校注》、《舍庵诗词残稿》，校补《中国藏书家考略》。

徐兆玮(1867—1940)字少逵，号虹隐，别署剑心。常熟人。清光绪十六年进士，授编修。著作颇丰。

封里有俞鸿筹墨笔题记。《记》云：“此集为旌德李氏缩印庆元以后刊本，即宋元宪删定，所谓出于江左旧书者是也。其中《述酒》及《责子》诗注皆云：‘宋本作某。’曩钱遵王见原刊，以为既有宋本字样，即非宋时之物，不知宋者乃指元宪而言。思悦禅师与之同时，其书后云：‘尝采拾众本，编次为十卷，复校以宋丞相本。’则宋本之注或即出其手欤。凤起处旧藏绍熙三年赣川曾氏本不分卷，第又删去《五孝传》以下《四八目》杂著诸篇，与世本复异，较此年代略前，

亦足据以一校也。丙午(1966)闰春鸿筹记。”此《记》后,钤有印记“俞氏”(朱文、篆体)。《记》左,又有墨笔书小字两行,即“首页书眉上有瓶老人所钤‘翁子’二字,白文,腰圆印,极为罕见。疑古玉印或铜印。”其笔迹与俞《记》同,故可定为俞鸿筹“补记”。

俞氏题记后为护页,护页前半页上粘有一书签,签上翁同龢墨笔书:“陶集中箱本 钱少甫赠 松禅老人藏。”护页后半页上,有翁同龢三则墨笔题记及一注。其一曰:“辛丑(即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钱少甫宗泰以此册并赵东田手批《李翰林集》见贻,因记之,松禅。”其二曰:“余以李集转赠赵毅庵。毅庵,东田先生后裔也,尝刻赵氏一门名集,忽亦物故,可伤。癸卯(即光绪二十九年)春仲。”其三曰:“苏莱字敏夫,号小园,园公先生之子也。乾隆季年诸生,见《虞阳科名录》。而姚惜抱《园公墓志》三子,曰汝诏;曰载;曰采,盖误‘莱’为‘采’也。此有名印,故及之。松禅又记。”在该页下,翁同龢还对上述第三篇题记中提及的苏莱科名,作了注,曰:“乾隆五十二年入泮,由廪生捐贡。”

卷首刻:(南朝)梁昭明太子统撰《〈陶渊明集〉序》。《序》共三页半,首页首行上端书眉处钤一印记:“翁子”(白文、篆体)。此行下方,先后钤有印记:“苏莱”(朱文、篆体)、“蓬士”(朱文、篆体)。

卷端梓:陶渊明集卷第一。在该页第一至第二行中、下方,钤有印记三方,即“钱载”(白文、篆体)、“箴石”(白文、篆体)、“海虞苏莱小园之印信”(白文、篆体)。钱载(1708—1793)字坤一,号箴石、晚号万松居士。浙江嘉兴人。清乾隆十七年进士。由编修累官礼部左侍郎。

卷十末页末行左下镌:旌邑李文韩刊。该页上还钤有印记三方,即“常熟翁同龢藏本”(朱文、篆体)、“瓶翁珍秘”(朱文、篆体)、“蓬士收藏”(朱文、篆体)。

卷末护页上留有徐兆玮墨笔题诗。诗曰:“瓶庐卷帙散如烟,手迹摩挲一惘然。讎校园公姚墓志,好凭名印考乡贤。汲古储藏秘本

存,即亭考索诂专门(徐注:莫氏跋谓:毛斧季《秘本书目》所举二条并与此本合,所据即毛氏宋本)。我宗好事曾翻板,貌类中郎有虎贲(徐注:余藏桐城徐椒岑复刻本)。甲戌冬至日,为旭初内表阮题,虹隐居士。”下有印记:“兆玮印信”(白文、篆体)

据书中印记及名人、学者题记可知:是书首为清康熙、乾隆间浙江钱载收藏。接着(即乾隆年间)为邑人苏莱获得,后该书又入钱宗泰家。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钱将此书赠给了翁同龢。民国年间,铁琴铜剑楼楼主瞿耀邦收藏是书。1985年,耀邦弟熙邦将该书捐赠了常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常熟博物馆建立后,是书由该馆珍藏。

作者工作单位:江苏省常熟博物馆

(上接第 155 页)

注:

①程有庆:《别本〈绣刻演剧〉六十种考辨》,《北京图书馆馆刊》1993年第3-4期。

②陆树仑:《墨憨斋定本传奇杂考》,《戏曲论丛》第一辑,1986年版。

③参见徐永明:《姚燮与〈复庄今乐府〉》,《文学遗产》2001年第6期。

④《戏曲研究》第四十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又见于李修生等主编《古本戏曲剧目提要·附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

⑤如乾隆杨志鸿抄本《曲品》不搀入清人的《古人传奇总目》和《新传奇品》,恢复了吕天成《曲品》的原貌,并提供了不少新材料;文徵明手写魏良辅《南词引证》否定了昆腔始于魏良辅之说,使昆腔的产生向前提早了二百多年,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⑥参见吴书荫:《别具一格的晚明戏曲史——读〈晚明曲家年谱〉》,《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